

【历下亭】

□郭光明

去年秋末,有朋友自日照来,送我一盒当地产的绿茶,说是秋茶,并自嘲道:春茶虽为极品,但价格贵得吓人,俺买不起;夏茶倒是便宜,但叶粗色衰,拿来送朋友,不成敬意;只好把秋茶当做了千里鸿毛。朋友一席话,让我感动得热血沸腾,泪珠都差点流了出来。

我和朋友,你来我往,已有十个年头,但开始的那几年,他是不送我茶叶的,因为那个时候,我喝酒不喝茶。

认识朋友之前,我自以为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才是真汉子,因而对那些扭扭捏捏地捧个酒盅大小的茶杯、细品慢咽喝茶的人,多少有些不屑,甚至私下里说他们是“伪娘”。也许是因为我太过豪爽,初识朋友时,把朋友送的一包绿茶剁进了肉馅,包了水饺,至于朋友在酒桌上说的什么红茶、乌龙茶,更是当成耳旁风。记得有一年,我在单位当办公室主任,为接待一个重要的客户,领导安排我买斤好茶,但进了茶叶店,让我傻了眼,什么明前茶、明后

君子之交茶为媒

实录

【民间忆旧】

母亲的朋友

□萧萧

俗话说: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。说的是别人给你一滴水的恩惠,你需要用一眼泉的水加以回报,这话从某种角度来看非常有道理,起码对于我的母亲来讲,回报一直是多于恩惠的。她回报的这个人叫梅姨,一直以来,母亲视她为朋友。

梅姨跟母亲是在乡下的卫生所认识的,当年她们坐在同一条板凳上,等着医生给自己的初生儿打预防针,先轮到的是母亲,但是母亲抱在怀里的我很不乖,撕心裂肺地大哭,母亲没有奶水,一时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,是一旁的梅姨解开怀“制服”了我。母亲过意不去,执意留梅姨到我们家吃了顿饭。她们的友谊就此拉开序幕:常常地,梅姨颠着小脚赶七八里山路来到我家,只是为了给我喂几口奶水;母亲则三天两头地割块肉买条鱼找熟人给梅姨家送去,算做一份回报。梅姨的家境非常窘迫,公婆年迈,丈夫体弱,还有四个半大不的孩子,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担子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,为了人家的那份恩惠,我的母亲一次次放下自己的活计不顾,跑到梅姨家起劲地忙碌着。

那时候,我们家的生活也不是太宽裕,逢年过节,母亲为了节约开支,很少让我们走亲戚,那些节日在我的潜意识里仅仅是一顿虾皮水饺。可是在我升入重点中学的那一年,母亲一定要我跟她一起去看望梅姨。我的印象里,梅姨是一个低眉顺眼的女人,跟祥林嫂有几分相似,虽然她是我的奶娘,但是我对她委实没有什么好感,所以我拒绝同往。我的母亲是一个人走的,她提了满满一篮子礼物,眼里分明有泪,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母亲对我的失望。

接下来,也就是在我中学快毕业的那一年,梅姨的小儿子哭着来告诉我母亲一个消息——他的父亲因为肺癌去世了,母亲的泪随之就流了下来,她什么也没说,转身取出了抽屉里我父亲新发的36块钱工资,当天就拖着我去了梅姨家。到梅姨家的时候,我的双手被母亲拖得有些红肿,是梅姨捧着我的双手捂到了她的怀里又呵又暖,后来,当我的双手从她干瘪的乳房下抽离出来的时候,我的心猛地疼了一下:儿不嫌母丑,我又做了些什么呢?那一夜,我不知道母亲陪梅姨流了多少眼泪,我只清晰地记着母亲的眼睛水蜜桃样红肿着,我知道母亲那是为恩人的心痛在心痛。

后来,梅姨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,突然就改嫁了。说是一个人的苦日子过怕了,梅姨要嫁的人在外省,具体是什么镇啊村啊她记不住,说等她在那边安顿下来再告诉我们。临行她来跟母亲道别,两个人话没说几句,就在客厅里抱头痛哭了起来。我想她们一定是预感到了什么,因为后来母亲再也没有收到过梅姨的任何消息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,母亲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,上了年纪的母亲特别喜欢怀旧,常常地说完一句“你梅姨咋就没个信”后,一个人寂寞地坐一上午。我曾试图从梅姨的儿子那儿打听到点什么,让母亲开心,可是没有结果。我无法想象我的母亲在心底是怎样强烈地思念着她的朋友的,就像我永远无法体会她在怎样挂念我这个不在她身边的女儿一样。对此,我是有愧疚的,但是我相信,一个女人能在苦难的岁月里保有一份甘苦与共的友谊,它拥有的一定就是夜枕春华的美好。我仰慕母亲拥有这种女性的美好,因为最质朴的情感总是让人想落泪的。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张志杰

关于白泉,说法很多,有人说那是一片湿地,没有具体地点,有人说已经没了,被填上土盖了房子。我也是费了不少劲才找到的。

1993年我才听说在王舍人有个泉叫白泉,一开始以为在烈士山东麓,现在的工业南路以北、济炼北区宿舍楼一带。因为在盖楼前那里是一个大湾,路南还有一个小湾,都是由南部丘陵小山上流下来的雨水积成的。现在的加油站位置曾有一片芦苇,里边有个不知名的泉,原以为这就是白泉。后来随着城市发展,洼地没有了,无名泉也无了踪影。

再一次是2000年我专门到冷水沟、滩头村附近寻找,找到了一些出水点,但都很小,没太多说服力。随后几次寻找白泉,周围能说清楚的很少,我也就灰了心,把白泉当成了一个传说。

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直至去年年底的

寻找白泉

一天,同事老臧突然说了一句“就在梁王村路边”,一下子又撩动了我寻找它的心思。梁王庄,不就是南北朝时期南朝(刘)宋大将檀道济“唱筹量沙”的地方吗。济南有很多历史遗迹,有时候近在眼前无人识,我打算前往一探究竟,顺便看看当年的大土堆是否还在。

车子从工业北路拐上济钢和化肥厂之间的钢化路,逢人就问,陆续有知道的了。穿过裴家营村——也是一个有着历史传说的村子,远远就看见东北方向麦田里有高大的土堆,也许是传说中檀道济退兵的粮堆?绿油油的麦田里不时有喜鹊飞过,走到一条路上再往东,看见路边有个水塘,围了很多人在钓鱼,路边有个公交车牌子上写着“纸房”。原来新建的济南东站就在这附近,可看看路边,不到一米就挖出水来,又多了几分担心。

在纸房村东一条南北路上,



终于见到了白泉,一个不大的围栏里,有根竖着的水泥管子,中间又开了一个水平的出水口,水从塑料管里流出,足有大半个碗口粗。不少人来拉水,还有洗车的,水温大约十几摄氏度。在远离山地的平地出水,尤其在平原上,估计不好找了吧。我曾经探访过汤头,当地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还可以自流,现在主要

靠泵打水了。有人指着路西的一个院子,说原来的白泉就在那个房子地底下,前几年钢厂抽水,后来就填上盖起了房子。

回家上百度搜了一下:“纸房,位于王舍人庄以北3.5公里,东邻西梁王庄,西为冷水沟,北孙家卫。村北有七十二名泉白泉,以多涌白沙得名。”如此,基本上就全明白了。

【80后观澜】

□雪樱

那天外出,回来的时候遇到大堵车,朋友开车拐进一条老街巷。停留片刻,我看见晒衣竿上挂着灌好的腊肠,一群放了学的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,在巷子里疯跑。

街巷深处有温情。回来后,我想起了林青霞。前几天,与一位朋友聊天,谈起济南的人文风景,他说,林青霞来过济南,她写的文章挺有意思。周末两天,我读了林青霞的随笔集《窗里窗外》,重温了她邂逅济南这座城市的情缘。

2006年5月,她的老父亲林维良在台北医院病逝,生前老人有个埋藏心底的心愿,想回家乡走走看看。2007年,林青霞代替父亲完成心愿,回到山东老家探亲,途中在济南短暂停留。也是一个午后,她和朋友去老城逛逛,无意间,走进一条老街巷,用她的话说:“终于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东西。”“那一条窄巷子里的水泥墙上刻着毛笔写的诗词,因为岁月的洗礼斑驳驳很有味道。一家一家靠得很紧,巷子中间有一家小院

落,院子里有一口古旧的抽水井,抽水井连着一根木棍,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地压,就可抽出水来。”巷子,院落,古井,这三个词语,叩开了她的心门,唤醒内心隐匿的情愫,瞬间涌出汨汨清泉。那是用光阴这坛老酒泡软的乡愁啊!

接下来发生的一段小插曲,令人回味无穷。透过纱窗,林青霞望见屋里有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正和一个妇女说话,她想进去看看。进屋后,她看见老太太坐在床沿上,就上前亲切地握起老太太的手,操着一口山东话说道:“大娘,您好!我也是山东人,我从香港来,我是林青霞。”“林青霞?”老太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认为在骗她,回答说:“林青霞她很老、很胖,你怎么会是她?”林青霞耐心地解释,为了验证是不是她,老太太拄着拐杖到书桌上找来老花镜,林青霞干脆把脸凑过来让老人看个仔细。老太太鉴定钻石一般,突然大声地说:“乖乖,青霞来了!”浓浓的方言一下子把人逗乐,她简直

太可爱了,林青霞自然也是难忘至极。

事后,回到宾馆,林青霞托人给老太太送去礼金和签名照片,老人收下了照片,直说礼金万万不能要,林青霞感动不已:“这就是我们家乡人的特质,直率、不贪小便宜。”

老街巷深处,遇见林青霞,绝对是又惊又喜,搁在谁那里,都会久久不能平静。大明星之于普通人,是一种美好的憧憬,像林青霞曾回忆说:“小时候住在嘉义县大林镇的小村庄里,经常幻想着,将来有一天大明星会出现在我们的乡村小道上。小女孩原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,许多年之后不可能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:最后回到那乡间小道上的大明星,就是当年做白日梦的那个小女孩。”而林青霞之于济南城,则是一种温情的寻根。她不是济南人,但是,她在这里寻到了久违的乡愁,还有乡音,这是精神意义上的家乡。

我不禁想起作家野夫的一段话:“许多年来,我问过无数

人的故乡何在,大多都不知所云。故乡于很多人来说,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;仿佛不遗忘,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。而我,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,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,在诗酒猖狂之余,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。”对林青霞来说,写作是“纸上做梦”,在梦中回到家乡,在梦里反刍往事,这也是宝贵的财富。

我经常走进老街巷,发发呆,看看景,不说话,也是美好的。那些院落,破旧斑驳,让人神思恍惚;那些泉子,沉默不语,令人心绪难平;那些老井,老得忘记了年龄,使人顿生敬畏。那些大爷大妈,临街住户,天天围着柴米油盐,生活琐事转悠,吵吵嚷嚷,又自足自乐,给人以亲近的欲望。我想,这也是林青霞对街巷里的老太太念念不忘的原因吧。通过老太太,她爱上这座城,爱自己的家乡,爱已故的父亲,这是多么缠绵悱恻的回忆啊!

老街巷深处,还会遇见谁呢?我不知道。